

# 一物，一诗，一幅画

## ——浙江故事的细节阅读

扬之水

赵伯澐的丝绦，贺铸《玉钩环歌》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，会聚在《销夏图》里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，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，却是很真实，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，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。

“越地宝藏：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”，是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专题展览，展览导读说它是“以浙江历史发展为基本脉络，通过文物展示浙江历史文化的缩影”。有评论道，“纵观此展，国宝迭出，足见诚意。以百件文物为限，编订六大单元，器类、时间，两条线索交叉互现，可见匠心”（丁雨《用一百件宝贝讲述浙江往事》，《北京青年报》2018年7月20日）。由百件文物，得见浓缩的历史，那么反过来，也不妨以一件文物来铺排细节。百物，是浓缩法；一物，是扩展法，都是神与“物”游、视通万里的读“物”法。一“物”之外，更援引一首诗和一幅画，是因为物中有诗也有画，画中有物也有诗，三者共同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故事场景。



图1 水晶璧与丝绦 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

### “一物”

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

墓的发现，以保存完整、清理及时而成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。墓主人为宋太祖七世孙，生于绍兴二十五年，卒于嘉定九年。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视的是七十余件丝绸服饰，“越地宝藏”展在

题作“武林旧事：繁盛都城的时代风尚”部分，展出了其中的几件。此外，又有投龙玉璧一，水晶璧一。玉璧乃南唐物，有四十九字铭文，言明为“大唐皇帝昇”“设醮谢土”，“投诣西山洞府”，自

是珍稀，难得尚在于玉璧与水晶璧出土时均有“丝绳带”系结。系结玉璧的一根，长232厘米，系结水晶璧的一根，长270厘米（图1）。

被称为“丝绳带”者，其时名作“绦”，或写作“緜”，

乃野服所用。丝绦虽然和水晶璧系结在一起，但从长度来看，此绦用来系腰方才合宜。

燕居之服，称作野服或道服，又或直掇、直裾。郭若虚

（下转5版）➔

◀（上接3版）

老鸭”糖。

1954年上海爱皮西糖果厂改名为上海爱民糖果饼干厂，因为老鼠属于四害之列，“米老鼠”卡通形象又来自美帝国主义，再加上米老鼠商标1955年已被美国迪士尼公司注册，米老鼠奶糖最终弃用了米老鼠的外观包装，这一举措对爱民厂的奶糖生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出乎意料的。奶糖先是换了“三喜”的新包装，但是销量竟一落千丈，后来又经历了“无商标、无厂名”的奶糖生产期，还借用过“光明牌”商标，但这些努力都以惨败而告终。奶糖包装形象对于商品销售的巨大促进作用，让上海爱民厂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直

到1959年，米老鼠奶糖的生产才迎来了转机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科技科美工姜爱周设计了“大白兔”包装，首批“大白兔”奶糖一经面世就一炮打响，可爱的大白兔成功取代了米老鼠，夺回了曾经丢失的糖果市场。在新包装上线的同时，奶糖的配方也进行了调整，在国庆十周年之际，大白兔奶糖作为国庆献礼产品重装上市，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当时南京路食品一店、淮海路食品二店门前买大白兔奶糖的顾客常常大排长龙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大白兔奶糖更被看成了替代牛奶的营养佳品，大白兔奶糖也被当成了上海的一张名片。余华的小说《兄弟》中，宋钢和李光头两兄弟，就是从一把大白兔奶糖开始相识的，他们在睡觉时也

捧着残留奶香的大白兔糖纸。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中的男主角孙建新第一次遇到静秋，从口袋里掏出的也是一粒大白兔奶糖。大白兔奶糖后来还成为了馈赠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国礼。

1976年上海爱民糖果厂并入冠生园总厂，大白兔牌奶糖的产量也从日产1吨增加到日产4吨以上。1983年广州的一家小糖果厂到上海冠生园取经，学会了生产奶糖的技术，并注册了牵着三个泡泡的“米老鼠奶糖”商标，这直接导致了两年后上海冠生园注册“米老鼠奶糖”商标的失败，这个商标后来被迪士尼总部以4万美金的价格买断了，上海冠生园也就无缘中国米老鼠奶糖了。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兴建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

下，迪士尼公司又主动找到上海冠生园，希望授权上海冠生园使用米老鼠商标进行奶糖生产，而迪士尼公司则收取8%利润的商标特许使用费，也许是价格没谈拢，也许是奶糖生产已经因时代变迁不再那么红火了，上海冠生园最终还是坚持单品牌的大白兔奶糖生产，米老鼠终究没有在奶糖里再续上海缘。

米老鼠的诞生，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带来难得的欢乐，而米老鼠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恰逢抗战爆发，同样也成为了危难时期人们的一种心理慰藉。在迪士尼的卡通世界里，米老鼠与兔子其实有着一段前生今世的因缘。在1928年米老鼠诞生之前，迪士尼曾经创作过一只叫奥斯瓦尔德的长耳朵卡通兔形象，这只兔

子当时非常受欢迎。说来虽然有点奇怪，但这只兔子的确是后来的米老鼠的原型。迪士尼的设计师们把这只兔子的耳朵变圆，在它的短裤加上纽扣，让大脚穿上鞋子，双手戴上手套，再加上一条可爱的尾巴，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米老鼠卡通形象了，华特·迪士尼的太太给它起了个“Mickey Mouse”（米奇老鼠）的响亮名字。当迪士尼卡通形象遇到风雨飘摇年代之中的上海，这种异域文化与时代的碰撞显得更加激烈，它不可阻挡地引发了近代上海文化的新潮流，深深地印入到上海的文化记忆中；与此同时，它也开启了自己的本土化叙事路径。

（作者为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）